

民衆周刊

第一卷 第五期

第一週

在緬印作戰

失調與奢侈

動盪中之天津

生活區裏苗民

(黃邦和)

洞庭湖之戀

(戈衍棟)

穿過喜馬拉雅山

(周海萍)

嚇上，海上嗎！

(石琪·蕭羣·沈寂)

人人心激昂

一週問

郭剛

第三次世界大戰

戰爭乎？

戰爭剛結束的當兒，全世界的人們鬆了口氣，他們以為這下子總可以太平個幾十年了。

但不久這種樂觀的想法就被殘酷的事實擊碎了，人們最初是疑慮，繼而不安，最後是失望，到現在怕再沒有人相信和平可以永久，那大套套話吧！

這次戰爭結束後顯然與前次有着極大分別，和平一開頭，世界各處就陷在紛擾狀態中，一連串的民族獨立呼聲，到處是殺戮，到處是流血，人們剛放下武器，但又準備下一番廝殺了。

儘管這次大戰中，有無數人類，死亡流離，有無數財產毀滅滅壞，但這些血的教訓似乎還不夠，在法西斯帝主義剛剛擊潰的時候，卻有一批人又在設法編造一些新鮮漂亮的口號，他們在暗中又在製造一個新的戰爭了。

人類真是好戰的嗎？但他們口口聲聲却說着，「爲促進世界和平」，有一天，如舉一顆原子炸彈將整個地球毀滅掉，那時候也許世界上真可以平靜一下吧！

蘇聯往何處去？

在華盛頓召開的遠東諮詢會本定于十月底開幕，但臨時因爲中國的動議，會期又展延了。中國的意思是希望某某國家能續這一星期的

餘裕多加考慮，這所謂某某國家當是指蘇聯，遠東諮詢會包括所有與太平洋主權有關各國，蘇聯是世界安定一支主要勢力，如果沒有它的參與，即使會議照舊舉行，也就沒多大意思了。

從外長會議失敗後，美蘇間的僵局一直未能打開，蘇聯這國家究竟作着如何打算，這一直是個謎，過去是諱莫如深以後更是沒有人能知道。如果蘇聯對於現世界有種種不滿，不妨提出討論，在可能範圍內，也不妨儘用自己的邏輯說出一番不得不如此的理由來。

世界上的統治者容或固執懶惰，但一般民衆却知道何去何從，大眾的判斷將是最正確的。國際間的紛爭需要彼此諒解，一切的爭持不是沒辦法解決，而是沒有解決的誠意。

這次遠東諮詢會的召開是國際政治上一個良好的試金石，在這情形下，蘇聯當局似乎也應當多多考慮一番吧！

用武力維持世界和平

美國海軍紀念節日，杜魯門總統發表一篇演辭，他裏面有一句最重要的話就是：「如果和平不用武力維持，那末它在任何時候會得被破壞掉。」

這句話說得雖然太迷信於武力，但實際上却有着一些道理。

如果大家都是以君子謙讓相待，那末很不可不必需重武力，但這世界上君子畢竟太少，我們更不妨說，多的依舊是強盜一類的匪徒。

對於強盜是沒有什麼公理可講的，惟一的辦法就是你怎麼來，我怎麼去，所謂「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戰爭雖然結束，但爲着保障世界和平，或者毋寧說保障自己安全，強大的武備仍是需要的。或者有人以爲杜魯門過慮得太利害，說那話的人將應將極度近視，要不這沒從幻夢中醒轉來。

華僑與印軍衝突

在西貢，法越糾紛尚未解決，現在消息傳來，華僑與印軍又發生武力衝突了，真是所謂一波未平他波又起。

華僑的地位是可悲嘆的，以前受着種種殖民地的非人的待遇，現在祖國勝利了，照理該揚眉吐氣了吧，但事實完全不然，他們照舊爲人壓迫照舊爲人蔑視，就連戰敗國的暹羅或者作爲他人附庸的印軍也可以在什麼時候給你點侮辱。

這件事情發生後，預料中國外交當局一定會得來一套，「激谷真相」官冕堂皇的談話，最後大概也許是「不了了之」。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國共的糾紛越來越難擴大，目前有十一省已開始，看來用和平手段解決大概很少希望了。問題的徵結是，共產黨要求「政治先於軍事」，而中央方面則堅持非得「軍事先於政治」。於是歷時兩月的國共談判情形就越來越微妙了。

事情發展到目前這一步，當然有種種內在外的原因，但如果雙方真有誠意，那末局勢還不是完全絕望，所謂「事在人爲」有決心，僵局仍是可「打開」的。

國民黨與共產黨在黨綱上同是奉行三民主義，而且最後的目的又完全相同，手段容或有異，

但實在看不出一定非動手開火不可的地步。話說回來，而且大家都是自己人，爲着全民族的前途，大家也該攜手言歸於好吧！

假如發生內戰

假如發生內戰，沒有人敢往下想……

在八年抗戰中，中國的損害已經到達無可形容的地步，田園荒蕪，民不聊生，在農村是盜匪橫行，經濟破產，在都市則是通貨膨脹，工人失業，中國連年內憂外患爲伍，再沒有比現在更顯得貧瘠蕭條了。

戰爭剛結束時，人民需要休養生息，戰爭帶給他們的災禍實在太大了，但是當你喘息未定，另一種戰爭的烽火又使你驚覺過來了。

或者中國真是一個好戰的民族，但我們時常却以「愛好和平」來標榜的。

一個外國觀察家說：「如果中國發生內戰，則將失去勝利之果」。

外國人將這麽想呢，中國能算得上強國？自己內部尚且不團結，還談什麼領導全人類，全世界？！

即使拋開外國人不談，或者我們寧願放棄強國的名義，但對老百姓又怎麼解釋呢？難道說這多少年來人民所受的痛苦還不够利害？人民就注定的該被殺戮，該被流亡？

兄弟鬩於牆，莫非給第三者製造機會，受荼毒的將仍是自己的同胞。

何妨拿點事實看看

黨派戰爭，照例有一番堂而皇之的宣傳，聽起來都叫人心口服貼，似乎一信了牠，國家馬上進步，世界也就會馬上大同。

這多少年來，黨派們的宣傳也够多了，我們聽得太够膩了，照理我們該比從前生活得好點吧！可一點不，我們在退步，退步！也許有一天，我們都將在飢餓線上徘徊了。

美麗的宣傳是不能塞飽肚皮的。

如果你的黨派真對話，那末不妨拿點事實給人們看看吧！老百姓當然不懂得什麼叫「民主」，但如果米糧便宜一點時他是會懂是好的壞的。

破壞交通，強佔村鎮，這又是何用意？難道說這也爲的是「民主」這也爲的是「老百姓」？

讓我們重復一句，一切的叫嚷我們實在不愛再聽了，你當然能明白，如果肚皮塞不飽的話，那末即使你能爲我編一套美麗的神話，總不免辜負你的雅興的。

新疆在動盪中

外蒙古剛剛宣佈獨立，新疆的局勢又陷在紊亂中了。

關於新疆實際情形究竟如何，由於新聞的封鎖，我們不得而知，然而即是片紙隻字，我們也可看出，不少那邊是相當不安靜的。

新疆民族問題一直成爲當局苦腦的對象，原因是該處民族構成份子複雜，而且不時受着第三者勢力的挑撥，所以常是紛爭此起彼仆，連年內閣不已。

我們當然反對以漢族爲主壓制他族的愚民政策，對於這次中央允許哈薩克人自治的要求，我們是完全同意的，然而我們的意見是應當能真正自治，而不是投入另一勢力的懷抱，我們希望這樣，我們也希望新編我們的同胞能認清這一點。

所謂抑平物價

報紙上成天喊着壓抑物價的方策，但讀者自誤，那意思似乎說：「我就與漲上了看你怎麼樣？」

怎麼樣？市政府公佈後恢復九月十二日以前物價，否則決嚴懲不貸，而所謂嚴懲不貸也無非勒令停業五天，但商家對此更求之不得，樂得休身休息，反正貨物越賣得晚，越可以多賺點。貨價早晚不同，而且每一個鐘點，也會拍地跳上好幾倍。

而且，你說我漲，你自己不也漲？瞧，電話一加就是幾倍，或許你漲得比我還多，真是心照不宣，彼此彼此算了。

整飭市容

市府當局下令取締攤販，並且對於店面招牌等等也有過改訂計劃，據說這是爲的整飾市容。

南京路禁止三輪車與黃包車通行，說起來怕阻礙交通，但事實或許也正是整飾市容全盤計劃之一，南京路來來往往的人多的是外國貴賓，當然應當給人一種好印像。

看來上海是改進了，但就這種措施也够叫人議論不止的。

如果表面上真能做到一點，倒也未嘗不好，但遺憾的是僅這表面也做得不像樣，南京路儘管不許非人力車，但走路的人中依舊有衣衫襤褸的，而且還多的是些乞丐之流的同胞，如果也給外國人見了不也笑話嗎？

你叫我耐着點性兒，事情也得一件件往上辦，忙着什麼呀？有一天也許會有那麼一塊告示：「凡衣衫襤褸者不許在南京路通過。」到那一天，嚇，上海可真够瞧的了。

但慢着，說不定你也許真是湊於這衣衫襤褸一羣中的呢。



在緬印作戰

張玉祥

一 駐印軍之組成

自從遷戰三月餘，我軍撤退後，戰局一直於我不利，日本鬼子沿京滬線急進猛攻，南京失守，漢口又淪陷，國軍一直往內撤，至台兒莊一戰勝利，我軍稍能立定脚跟，透一口氣，但此後又是一再失利，戰線往西南方移，鬼子有裝甲戰車，飛機大炮，而我們只以肉體相拚，犧牲雖大，還是免不了失敗，那時正是危急之秋，幸而最高當局指導有方，各地將士用命，把鬼子的侵略巨足陷住，但鬼子把我們的海口完全封鎖，並塞住國外交通的要道，希望斷絕我們的國外接濟，以我們望息，這在戰略上是很對，鬼子確乎看到這一點，而雷厲風行地實施着，當時我們僅存香港一處，由於美國的超然關係，還可獲得美英的軍火接濟，可是一處港口仍現不夠，輸送既迂緩，而需要又急迫，我政府遂與法國商量，於安南河內開一輪送路綫，專供運輸軍需品用。我們當時最需要的是海口埠邑，俾接濟品得源源不絕，長期抗戰得以繼續，所以中樞當局時常注意海港的開闢，關了一處，又想開闢第二處，多多益善，以針對倭日的封鎖戰略，不意法國不久戰敗，一九四一年四月安南降日，河內這條路就不通。

而不久太平洋戰事爆發了，當時我軍大部主力在滇西，我們企圖開闢緬甸公路，以利運輸，因為安南降日，河內之路不通，雖有空運軍火，自美國經越印度而來，但須經過喜馬拉雅山，山峯高度多在兩萬尺以上，飛機在山巖間飛行，兼之那面氣候惡劣，時常有迷霧與風雨，以致時常阻撓失事，所以我們出全力欲開緬甸公路，以便運輸，而日寇則拚命攻佔緬甸，以圖截斷那公路。

英日作戰，日寇銳利，我國遣派遠征軍往援，一以解英圍，二以開仰光海岸。

我滇印軍本擬預先開進緬印，但是英國不許，自以為有力自衛，且日寇不敢進窺緬印，不意突然間安南等地淪陷，二三月間新加坡也告失守。

與英交涉談判一月，我軍才開入緬印戰區。

駐印軍由新廿二師與新三十八師組成，新廿二師最辛苦，由滇西赴緬甸，經歷野人山，步行跋涉達數月之久，翻嶺越山，死亡不少，新三十八師由印度至密加（Rangoon）皮哈（Bhamo），可是中英間因為缺少統一指揮，戰績甚不利。於是我們領袖便委美國顧問史蒂威爾將軍（Stewart），為駐印軍總指揮，於是駐印軍再受改編並受美式訓練，一切都是美國配備，連制服與食糧都由美國供給。走在路上，驟看幾被誤認為美國兵，然而我們自己已不承認是洋兵，我們是中國人，生着為祖國服務，死也為漢族英魂，只因為盟邦美英與我們利害相關，共策共力，以對共同的敵人，我們才並肩作戰，我們富裕的是人力，缺少的是機械與糧餉，美國恰好相反，於是他們出錢，我們出力，彼此密切合作，以完成這齣史劇，美國協助我們，是盟友道義上的責任，我們不需要感謝，我們惟有努力作戰，獲取勝利，才是對答的表示，作戰失敗是我們軍人的恥辱，並不是出力者必須要感謝出錢者，相互合作，誰也少不了誰，誰也不必因此驕傲和自餒，事實證明，這種合作獲得空前的成功，我們都很自慰，但要說我們是洋兵，我們不承認。

這條開通的公路，後來就定名為史蒂威爾公路，這路上經常地有一萬多輛卡車運送援華的軍需品。

二 關於緬北種種

緬北地勢險峻，而氣候又惡劣，是以增加作戰困難不少。

緬北地廣人稀，多大森林，數百步間，輒無人影，樹多野生，高大無

比，兩三丈以上者，並不稀罕，各種野獸都有，但尤其可怕的是蚊子，既大而毒，時常結隊而飛，刺着人便生惡性瘧疾，最感癢，幾小時內，可以舉命 (Palatine's Type cerebral)。所謂瘴氣並不是一股氣，就是這一種毒蚊作祟，另有一種蝙蝠，形小而更可惡，可以穿過幾層衣壁，專吸人血，又不見發現。

氣候極熱，尤其在森林中，樹高葉密，白日炎陽薰炙，火熱至晚不散，氣悶驚人，一年中有四個月是雨季，一來就是傾盆大雨，日夜不息，連綿數日，盆地積水有丈把高，人與屋頂皆沒水中，所以居民習慣，大都預登高山以避雨季洪水，雨季一過，還有八九個月，人們回來種田。

出門的人，都各自佩腰刀，以便途遇野獸，可以格鬥自衛。

山地崎嶇，盆地立可沒落水底，大森林中熱得像火鍋，而且四圍都是高樹，一入此中，迂曲迴旋，覺不到出路，陌生的人，可以幾個星期迷失在裏面，又有毒蛇惡蛇，奇獸怪鳥，隨處都準備給人一個襲擊，叫人不知患從何來，防不勝防，在沒有走出森林前，經常地提心吊胆，一旦出森林，哀厲嗚嗚，絕少人煙，也不是安全之區，一逢雨就糟，風雨驟來，得咬着牙望就近的山頭奔跑，就是脚已浸在水裏也不顧，人簡直跟自然在比快，一緩意就沒命，所以不習慣這種氣候的我軍，死亡率極大，在這種地方行軍，不用戰已够人熬受的了。

日人已預先練就一種森林戰法，虛圍突襲，神出鬼沒，虛虛實實，叫人摸不着頭腦，嚴密訓練而又有優良配備的英印軍一入大森林就無用，竟戰不得，突圍不出，日夜不得休息，終於不得不敗退，馴至一看見森林就怕，我軍先到部隊也吃過這種虧，日人因此自稱超人戰士，以為所向無敵，憑心說一句，這種因地理宜的「超人戰術」確乎高妙，我們也費了很大的兵力，加上沉痛的經驗，才把他們殲滅。說起來人與人相互殘殺達此地步，實在是痛心的，然而「給侵略者以打擊」是我們的信條，他要不放下武器，總想制我們死命，爲自衛計不得不然。



就在那樣惡劣無可戀的地方，我們也達到勝利，而且都熱誠愛國，給我們軍隊很大的幫助，可見我國的僑胞是遍佈世界各處的。

三 在戰鬥中

駐印軍在印受訓後，擔任開闢滇緬公路，一軍專任攻打，一軍專任築路，備極辛苦，運輸則由美國第十航空隊擔任。

原來太平洋戰事爆發，日本以第十八師團領銜攻奪海南島，既奪佔後，就在那邊練習森林戰術，老早就存心侵佔法屬安南與英屬緬甸及印度，

以冀切斷我國生命線，因此一判緬印叢林地帶，就大施奇襲，聲東擊西，虛設疑兵，乘機猛撲，英軍在森林中，竟被弄得啼笑皆非，驚駭不止，草木皆兵，不由不敗，日軍第十八師團熟諳森林戰法，自稱超人戰士，誇言所向無敵，因得非片，我駐印軍奉命應戰，起初也確實不利，幾經艱險，方獲最後勝利。

在緬印作戰的一羣英雄戰士

綜論作戰經歷，得可分爲三個階段。
一、試探期。我軍新三十八師訓練野人山往緬甸戰區，道路崎嶇，全是步行，費時六個月，備極辛苦，且不必言，一到叢林地帶，就遭遇空前的困難，在森林裏，未到傍晚，就昏暗非常，莽莽樹林，不知何處是出路，忽聞槍聲，全體散開臥倒，但久久不聞動靜，整隊再走，槍聲忽又來，是以前進極困難，日軍第十八師團素以擅森林戰著名，行動詭秘，隨時有襲擊可能，我們時時提防着，有一晚，突聞機槍聲從側面掃來，我們又散開，還擊，樹葉部索索作響，槍聲不絕，情形非常緊張，我們不便殺出去，他們也不衝進來，儘是遠射，混戰至天明，方弄清楚對方並非日軍，却是盟邦英印軍，這都是中英軍間沒有統一指揮，缺乏聯絡，更談不到配合攻勢，作有組織的進擊，軍力因此浪費不少，我軍繼續前進，希圖超可爾支那 (Kochin)。日軍後面，沿途遭遇日軍小規模的襲擊，都給我們奮勇擊退，方自以爲得計，不意消息傳來，日軍大部已繞在我們後面，截斷我們滇印方面的補給線，把我們遠遠地包圍起來，我們這一支軍隊成了孤軍，原來日軍慣用這種策略，專擅襲取人家後路，然後

四面圍攻，炮火雲集，以圖殲滅，繞繞給你衝出重圍，這陣地便為他們奪去。英印軍若上這個圈套，我們軍隊初到，也為他們所乘，這時我們全靠美機空運接濟，得以堅持不屈。

二、自信期，我們這時衣食軍火，純靠美機空中拋投下來，我們被困在伊落瓦底河上游密支那西北的盆地土，一以疫疾流行，死亡甚多，二以受困，故士氣大為萎頓，周圍八十餘英里盡是日軍勢力，衝出希望甚渺，投降又不解，看來只有死在此間了，為國捐軀，原不足惜，可是國家費了那麼多的心血，以造成我們優秀的鬥士，就這麼葬送，實在心有不甘，國家還需要我們，我們不願這樣死，但也有受此挫折而灰心的，自暴自棄，以為今生不能歸國了，幸而不病死，打仗也只是敷衍，就這樣軍心散漫，前途非常黯淡，然而轉機來了，我們的領袖，為謀中美英軍的統一指揮計，特派美國史蒂威爾將軍任中印緬戰區總司令，專負責策劃並指揮緬甸戰役。史總司令察察局勢後，認為要殲滅日軍，還得訓練機械化的新兵，孤軍困守，危險又無意義，於是一方面加緊空運接濟，一方面毅然下令，不惜任何犧牲，被困的國軍必須衝出重圍向印度撤退。

在那惶切緊急的命令下，我們重新獲得勇氣，最弛怠的人也緊張了，為了祖國，我們得積極保全實力，美機的加速接濟與協助，又激勵起我們不少的希望，憑着以往痛苦的經驗，我們已熟習日軍的「超人戰術」，我們還得學習擊破這森林戰法，英印軍的聯絡，不須我們顧慮，我們只須打，向緬印邊界山岳地帶進發，殺出日軍的包圍。

費了三個月，我們終於突出八十餘英里的重圍，經歷無數惡戰，於一九四二年十月開始打破叢林密佈的那加山的沉靜，軍火和食品有飛機供給我們，沒有水，就汲取天然儲在羊角蕉內和竹桿裏的水！

在這一戰役，我們重新獲得的自信，只是日軍所能忍受的苦楚，我們都能忍，他們所引以為長的森林戰也不足威脅我們，就整個的戰略來看，我們是後路被截，不得不撤退，但從局部戰事來看，我們已從擊敗「超人戰士」的過程中，獲得莫大的喜悅，因為他們不能阻止我們突圍，暫時我們只是小勝，將來我們還要殲滅敵人！

三、殲滅期，在印度的訓練中心成立後，就以從緬甸撤出的我軍為核心，史蒂威爾將軍電告蔣委員長，請再加幾師兵，因為英印軍又新敗，形

益形嚴重，在訓練中的新兵，將有最新美式配備，並受反森林戰的特別訓練，以便担任殲滅敵人，重開公路的任務，一切的希望都在這裏，於是上面再派來新三十，五十和第十四師，為滇西遠征軍，成千的中國軍新兵由空運過馬拉雅山駝峯，進入以前義大利俘虜住過的營房裏，美國的軍官和士兵從美國坐上飛機或輪船來當教官，教授最新型的戰術，尤其研究針對森林戰的陣法，我們的學得什麼天然果子或樹根可以當食物，在叢林裏怎樣辨別方向，怎樣利用最新型的噴火機和衝鋒槍，一切足以致日軍死命的武器。

後來這支遠征軍就和新三十八師與二十二師合編的駐印軍在去年（一九四四年）一月在緬北會師，獲得空前的戰果。

且說日軍第十八師團已歷經重創，死亡達四分之三，遂又加上第二十二師，第五師團共同作戰，在密支那一戰，不下兩個半師的兵力。

密支那在滇邊片馬境外，為緬境鐵路之北端，自此東行即我國之片馬，北行則至江西，在密支那日軍就有重兵駐守。

我們的新兵訓練三個月，就開始大規模的攻勢，新軍中有美國參謀，美國軍官協助策劃，但實際作戰的則是穿了美國裝的中國兵——我們。

在叢林中我們摸索道路，肅清日軍的小前哨，慢而緩地前進，在將近密支那的地方我們有一隊人被日軍滲入後方，這一個單位被他們包圍，我們迅速採取迂迴戰術，被圍的國軍由美國航空隊維持聯絡並接濟，他們只是冒死向密支那進發，另外我們繞出日軍的外圍，反把他們包圍了，不惜重大犧牲，務把日軍圍住殲滅，裏面的殺出來，外面的裹緊去，鎗彈如雨點，還有美機協助轟炸，直把日軍全軍剿滅，密支那一役殺得日軍落花流水。不過八日，我們就攻下那陣地。

攻下密支那，不久將有一雨季，按例須休息，以免在坡地上遇雨，軍為水掩，可是軍心大振，大家奮勇沿鐵路線下攻孟拱（Mong Hsat），我軍新二十二師按照史蒂威爾將軍從密擬出的計劃，衝入胡康以西的泰洛河谷，在這一激戰中，幾乎把日本駐軍完全消滅，同時第三十八師沿胡康河谷而下，消滅了日軍抵抗的袋形陣地，一直在孟拱和二十二師會合，這一戰最激烈，死亡枕藉，屍體成堆，未死的人爬在屍體上奪取乾糧與子彈。日軍共損失七千多名，殘勇善戰的第十八師團完全被殲滅，其餘的也重創

而潰退，所經各戰中以這一役爲最痛快。

日軍主力擊潰，以後下攻凱泰 (Katha) 與八莫 (Bhamo) 就未遭遇更頑強的抵抗。

孟拱攻下後，就有新兩軍產生，就是孫立人將軍的新一軍，與廖耀湘將軍的新六軍。

去年一月我們駐印軍與遠征軍會師，把緬境日軍的根據地都摧除演繹公路，即史密威爾公路得以順利通車，本來運往我國去的供應美機，必須在喜馬拉雅山——聳入兩萬尺高空——的駝峯下駕駛往返，氣候又惡劣，鋸齒形的山脈，兼以迷霧，使許多美國運輸機的技師死亡，價值成百萬美元的供應品損失在崎嶇的山坡上，現在可以由公路上運送了。

四 緬北之役爲我們帶來了勝利

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日軍攻佔馬尼刺新加坡，九月日軍向澳洲進攻，新幾內亞英軍又爲其逐出，並以森林戰術雄踞緬甸，英印軍視之喪胆，日軍聞方自命得意，誇示其赫赫戰果，但緬北一役，殺得他們全軍覆沒，把他們獨霸東亞的迷夢打破，這一戰裏證明中國新兵的威力，又開通演繹公路，使美方的輸送接濟獲得不少便利，而中國有這大動脈在源源輸送新鮮血液，不僅使抗戰得以無限地持久，且爲全面反攻投下一個鮮明的例子，中國兵倘有良好的給養與訓練，不僅可與世界任何兵士一樣好，而且由於驚人的刻苦耐勞，戰鬥力還勝過他們，日軍自稱超人戰士，然而中國的新軍能殲滅他們，這一例如應用在中國大陸戰區一直反攻至日本東京毫無問題！

中國兵終於不負史密威爾期望，發揮了無比的威力！

這一戰使國內華軍獲得堅強的自信與勇氣，只要有好的武器，日本鬼子怕什麼？抗戰是有希望的！

這一戰使世界人士對於中國的軍力改觀。以前也許有人以爲中國終非日軍的對手，抗戰前途黯淡，現在沒有人敢再懷疑，睡獅一醒，其威力是驚人的！

這一戰使英國放棄鄙視我國的傳統觀念，在開羅會議時，我們的蔣委

員裝備受英相邱吉爾的嘉勉，這時國外戰爭勝利，政治外交又因是順利，中國抗戰的勝利是這樣奠定的！

與英軍相比，更顯出我軍的勇敢。英兵有一規例，凡生病者，可轉後方醫院去休養，於是奇象百出，每一英兵在緬境作戰者，原有蚊帳，可是有一位不肯掛，寧願讓蚊子叮咬，以便生成瘧疾，便可以去後方醫院；在那裏他們將受最鮮潔的牛奶與最滋補的食品，吃飽了閑閑地躺着可以聽收音機，也有幾個兵渴了，故意喝河裏的污水，有人去勸止他，他會和你說：「我知道那是不衛生的，可是我希望的得到痢疾，到後方醫院去！」還有，在混戰中也有故意自己開槍打中非要害的腿上或臂上，躺在地上，讓救護隊來送到醫院去，也許醫院對他們是太可憐了。

我們軍隊裏，就從來沒有這種事，戰爭只有向前，沒有後顧的。

美國除了幫助我們練兵，謀劃輸送軍需之外，尤值得一提的是他們的醫藥救護工作。我們弟兄一有掛彩者，美機就把他們運送到醫院裏去治療，不消十日半月，都痊癒了，再送往前線，這不用強迫，自動願意去，因爲人人存念，除非戰死，那是命運，不然儘管打，打傷了有藥醫，好了仍可以上前線，受傷不算一回事，說真的，我們死於創傷者，不到百分之二，這都是朋友美國救護之功，無論中美英軍，他們對受傷者一視同仁，這於心曩上並肉體上都給我們很大的安慰，所以我們得有彪炳輝煌的戰績。現在戰事是結束了，回想起那些日子，血戰仍不免驚心動魄，我們不敢說印緬作戰一定給我們帶來了勝利，但不可否認的，在全面抗戰中，它至少作過相當貢獻。

徵文之二：各地通訊

你整居在大都市一角，或在一個小城裏，你自己或許很沈默，很少活動，但相信在你的四周一定充滿了蠢動，天災，饑饉與兩脚獸。八年來，在你的那個地方多少受到禍害，勝利後你那邊也一定有些變動，請告訴我們：敵人們曾經怎樣摧殘同胞，那些附逆者如何卑鄙，受難的同胞在魔鬼手下過着何等痛苦的生活？將你看到的，聽到的，一切哀婉淒絕，一切卑鄙醜惡，和一切兇暴殘忍的故事，請你們在二千字以內生動地告訴我們，由我們來轉告給全中國同胞。

民衆周刊編輯部謹啓

生活在苗民區裡

黃邦和

正是今春黃梅時節，記者臥病兩日以後決定到黔東湘西桂北一帶去旅行，當時除了想藉此舒舒氣以外，同時也可以看到一點新的東西和新的事情。黔桂湘邊區原是苗民集中的地方，除了借路經過的商人是很少有誰去那一帶生活的，這個區域裏很少有人出來打天下，即使生活習慣已經完全漢化，但他們依舊向高山上發展，而不去平地上作打算。正因為如此外間對這一帶的情形知道得很少，希奇古怪的傳說有時會騙得你的好奇心益加強烈，但有時也會嚇得你裹足不前，有人說進去以後苗女會在墓地裏逼你強姦，也有人說一不小必會被他們活活的把你剝來吃掉，記者是帶着探奇的情緒而去，所以對於這些傳說，本來就不想去相信他們。

其實，苗民們的樸實與勤儉是多麼的令人可愛，他們不會吃人，他們也不會虛偽，他們除了真誠以外，只有他們才真正懂得什麼叫做愛，什麼叫做恨，他們都像天真無邪的孩子，假如他們受欺騙，他們將會如何氣憤的仇視欺騙他們的人！

通道是湘西黔東桂北的交叉點，全縣才一萬八千多人，也有城牆，城裏有百來家人家，從東門到西門是一條筆直的街，記者有一天傍晚與第廿六軍丁軍長（當時廿六軍即設在通道）散步時故意經過這條街道才有二百四十三步；縣裏除了「官」以外很少有漢人，但在城區附近的大多是熟苗，假如他也穿起我們的衣裳，也許不容易識別他是那一個種族，記者承縣長湯秋帆先生的介紹，認識了一位苗王，他是匪道縣縣署駐鄉的鄉長，他的命令對於他那一個管區的苗民比縣老爺還要吃響，他在城裏的公館也比縣太爺的更好，紅漆木架床還是新近購置的，他當然也算熟苗了，他曾在一個師範學校唸過幾年書，他對漢人直判如今還是表示反感，他說：「中國原是我們苗族的，五千年以前我們都住在黃河流域，我們的酋長蚩尤被你們漢人打敗以後，我們才逃到這邊來，你們是侵略我們，奪掉了我們的地方，」他好像非常感慨，他邀記者到他女婿家去玩兩天，他說去他女婿家才看得用他們真正的生活，同時他立即便派人去龍木寨——他的女婿家通知了。

龍木寨離通道還有四十里，我們是乘滑竿去的，幾個抬滑竿的苗民的脚步很健，在山路上盤來盤去，忽而穿雲入霧，忽而樹木參天，但是他們好像沒有感覺到這些，他們翻山越嶺，宛若飛燕掠影，沒有休息過一次，經過幾重懸岩峭壁時，他們也毫不在意的奔馳而去，嚇得我捏了一把冷汗，苗王在滑竿上告訴我，寨子就在前面了。遠遠的聽去，隱約間也似乎有着砲聲和鑼鼓聲，等我們到達寨口時，真的有百來個苗民跑來迎接我們，同時還有些孩子們放着木棒炮，還敲着一面像大圓桌面一樣的銅鑼，寨口是兩重高入雲霄的陡壁中間之一條羊腸小道，形勢頗為雄偉與險要，寨的本身亦僅是一重平地而起奇突凌空的山，他們說周圍有十來里，寨上住的全是花苗，大大小小也有四五百人，這是通道勢力附近最大的一個苗民部落，他們除了有很多戈矛和毒箭土砲以外，還有四枝駁壳，十二枝步槍，這都是去年湘桂戰爭時在散兵游勇那邊搶來的。

去龍木寨的路上時，苗王告訴我不要以過份驚奇的眼光去看他們的生活和習慣，更不要在別人家裏盯住苗中少女，因為這些事都會引起苗民們的反感，因此我的一舉一動都準備小心翼翼的聽從苗王的指示，但當我入寨以後，也許因為環境與外間差異太大的緣故，老是心不由主的望來望去，苗民們又好像有很濃厚的山野氣，苗王的女婿是保長，也算是寨莊裏的紳士，除了頭巾上插了一枝短的野雞毛以外，裝束和普通鄉下的漢人一樣，赤足，褲筒捲到膝蓋以上，中國式的粗布短衣，腰上還繫了一條布手巾，不像做了鄉長的苗王一樣已經改穿中山裝了，他沒有唸過書，但也會說幾句「洋話」一式的通話，看來怪野蠻，但說話時又怪和氣，他告訴記者：「我們都是花苗，花苗和普通苗民的分別是苗女的服裝不同，吃的東西也有點分別，就說

和黑苗比較吧（苗民有六十餘種，花苗與黑苗的數目在苗民中比較多——記者）黑苗愛穿青布衣服，帽子也較簡單，他們與漢人較接近，吃的東西和漢人也差不多。一花苗穿的衣服真的花，苗女的帽子很像封建時代的官頂子，周圍掛着紅絲繩，帽頂纏着各式各樣的圖案，有老虎，有山羊，有魚也有鳥，頂中心有一顆紅珠，有的紅珠上面繫着一枚銀針，像旗桿一樣，亭亭玉立，頗為單調，少女也是有一根修長的辮子在發亮，在植物油的氣味怪為難聞，耳環像鐵鏈，一連串的小銀圈拖至肩上，一個愈富有的少婦戴的銀手鐲愈多，粗的像官殿的門環，有的一隻手臂戴有七八個，像囚犯的手鐐一樣，他們的衣服和帽子都是白粗布底印有各色花樣，顏色不會不調和，圖案也許比普通漢人的還要細膩，女人從來不穿褲，裙子上有一百零八個褶，不很長，綳腿也是花的，沒有一個穿鞋的人，最多僅拖着一雙草鞋，連落雪的天氣也是一樣，所以少女的皮膚也頗為健康。住的地方和鄉下的漢人差不多，房屋都是山腰上，在山頂上的也有，毗鄰一處的却很少，普通都是一棟棟屋散在全座山嶺間，據說是因為山上不比平原，不容易找出一塊平地來建築許多屋子，有錢的人家用土砌牆，其餘的大部份都是茅棚，面積不很大，但四五代不分家，却是司空見慣的事，所以住得非常擠，土砌牆的房屋都像像壘壘，小窗戶很多，部落與部落開發生戰鬥時，他們是常以此為國防工事的，房舍的樓下住的是牛，羊，和豬，窮人家也有家畜十多隻，所以入寨以後，畜生的糞氣異常難聞，進入苗王女塔家以後，更被臭氣沖昏了頭腦。

苗保長家的廟堂，常懸着一張諸葛武侯的相，他說：「我們就是喜歡漢人中的孔明先生，所以家家都供奉他，他也很顯靈，孩子病了，在他面前求一包茶喝便會好，我們有些人家也供奉關夫子。」苗王告訴我這也許是由於「七擒孟獲」的緣故，他們除了敬奉孔明以外更重視祭天，每年清明節都要舉行一次盛大的祭天典禮，夜間還要「跳月」，年青男女在當天晚上就可以無所拘束的公開解放，「跳月」像跳交際舞，也有簫笙伴奏。記者在苗保長家停足後，他女兒約模十八九歲，端了一碗茶上來，苗王說這是陰陽神仙茶，做法是用楓葉芽摘下以後搗爛，再加神仙灰一即香爐灰一和水揉成小餅塊，曬乾以備敬貴賓之用的，每一碗便是一塊小餅添一半沸水（陽）一半生水（陰）俟餅塊融潰以後再喝，他而且說這可以消除山嵐瘴氣，但我試了一滴以後便不敢喝下去，接着她又送上一片大烟葉來，苗王又解釋着說：烟葉有兩種吸法，一是捲起來，愈緊愈好，像抽雪茄一樣的抽，另一種便將它切成烟絲，用竹做的水烟筒抽，記者原不愛抽烟，故已婉言相謝。當記者到達龍木寨時已是午後二時多了，我們還沒用午餐，但他們偏偏爲着要表示隆重招待，還要先用午茶，所謂午茶，就是以前年冬天做的糯米糕用野菜辣椒煮了一大鍋，無油亦無鹽，反而有一些不自然的氣味擺在桌上作點心吃，記者吃了兩塊便想嘔吐，但又不好當時嘔吐，忍得眼淚長流；自己也有點難以爲情，約摸在午後四時吧！苗女來請吃飯，我當時亦喜亦懼，真的是餓得厲害，總算等到了飯吃，懼的如萬一又要嘔吐，今天不是要餓一個整天嗎？結果是不出所料，連黃酸水也嘔得乾乾淨淨。有四個菜一是蕨桿，這是黔桂邊區山嶺上的一種野菜，外形很像蒜苗，味道又像山芋，雖然據說毫無營養，但那一帶的人連漢人在內都以此爲主要菜品，一是辣椒，切得一筒一筒加了一點鹽水，一是雞蛋羊肉我不知道是怎樣做的紅血絲絲，令人怕看，最珍貴的是鱸魚，山地民族是不容易看見的，鱸魚的做法是將生魚切成數段，不能用水洗（他們說洗了便無「甜味」）放在瓦罐裏，加鹽，辣椒和少量的水，再以禾草塞住罐口密封起來埋藏在地下，時間愈久愈好，吃時便將瓦罐挖出取用一兩塊，不用燒過，就此好吃，記者便是因爲感情難却吃了一小塊。他們認爲最珍貴的菜而致黃酸水嘔吐得乾乾淨淨。後來謝謝他們允許我自己煎了兩個荷包蛋吃了兩碗飯。他們是非常喜歡喝酒的，酒味真的香，亦是他們自己做的，他們向別人敬酒的姿勢是彼此的右手交互的將酒端得被敬的人飲一大碗，從來沒有叫做「表示敬意敬便喝」的事。妙齡苗女向記者敬酒時，記者頗感窘迫，結果喝一碗下去，便有幾分醉意了。

夜間苗王領我到天坪上去玩，「天坪」是山頂上的一個小平，中間有亭樓一座，還懸了一個廟鏡，這原是他們開部落會議或跳月時用的，鐘聲一響，全寨的人都得來，當時苗王原欲表演一次，後決定叫苗保長去邀集全寨的年青男女來表演「跳月」，當夜的月色也很好，只是天氣頗壞。他們音樂隊的樂器，全是竹管做成的，有簫，有笛子，還有大小不等的蘆笙，旋律雖簡單，但音色不會很壞，跳舞時頗爲豪縱，不過不懂他們到底有些什麼矩矩。在苗保長家的路上，苗王告訴我苗民中之男女關係，他說年青的男女常常在寨上摘蕨菜時和唱山歌，這些歌老是一個調子，歌詞全靠自己編，如果彼此和唱得相投，便可藉歌詞來表達情意，愈唱愈近，就是陌生的也是一樣，等彼此在一塊兒時，男的可將女的裙子掀起遮住女的臉（一定要遮住臉）便在墓穴裏或叢林下野合，野合之後彼此連姓名也可不通而分別，有的碰見的次數多，野合的次數亦多的男女就可以成爲一對戀人，但男的不許到女的家中去談戀愛，只准在大門前等候，女的父母常常看見他的女兒在門前跟別的男孩在戀愛，從來不出去干涉或打擾他們，俟彼此情投意合，雙方家長亦同意以後，便可結婚，結婚儀式是男家全體徒手往女家搶，女家全體亦以徒手抵抗，如果以手抵抗，婚姻便可美滿，否則讓好了婚約亦得取消。據說這是皇天不准他們結婚，如果男家將女的搶回了家，公公和婆婆會給他一頓打，據說這是打下馬威。

龍木寨裏住了三天，差不多的苗民規矩都聽說了或看見了一點，便借苗王回通道城，剛剛湘西會戰爆發，記者又趕赴雪峰前線了。這僅是一篇片斷錄，還有許多苗民的生活和習慣有機會時再寫出來。



周海萍

一七八九正好走

十月六日（卅一年）上午八時記者一行師徒二人，也可以說是主僕二人，原因是我已經換了槍家的裝束，帶上一名隨從，說他是僕人，有點不像，因此在路上，也就自然的形成爲師徒了。至此兩人兩騎踏上了西藏的大道。

這時，正是舊曆八月的下旬，就是俗語所說的「一七八九正好走」。那是說在七月以前正值夏季，冰雪溶化道路淋漓，九月以後，大雪載道，天寒地凍。因此，只有每年的秋天，七八九這三個月裏，才是入藏最適宜的時期，記者達到這個適宜的期間起程不致爲嚴寒所逼，冰雪所困，所以起程以便無形中在精神上有了種種新的鼓勵。

走出市區，揚鞭於柏油路上，蹄聲得得的驚破了四週的沈寂，當朝霞出現在前山的林蔭中時，雲霧就漸漸的消散下去。這時我帶上了一種喜悅的心情，傍着山岩的大道，策馬前進，一幅新的風景圖，一點點的從我的眼底溜過。稀落的村戶和豐腴的田野，濃密的森林，均呈現在重重的高山之前，清風綠原，給人以無限的快意。途中由於行人稀少，使得記者一行，很容易引起路人的注目。這裏的天氣，還是屬於印度的氣候，炎熱異常，記者身穿喇嘛的便服，脫出兩袖，繫在胸前，露出紡綢的襯衣，腳蹬長靴，手持念珠，口誦六字真言：「嘛、嘛、呢、叭、咪、吽」那副神態儼然的像一個佛門子弟，雖然裝束很怪，可是自己覺得還得體，祇是頭上帶的全綉皮毯帽，有點不大適合。可是爲了路上的便宜，并且特地将帽邊的皮舌放下了遮住臉孔，以致弄得滿頭是汗。這樣的走着約八英里才走過入藏的第一道關卡。阿能千倫，這是一所數十戶的小鎮，鎮上有簡單的店舖，很像內地公路上的式樣。判此大路折而爲二。一條往北，是走剛都的坦途，一條偏東，爲去西藏的小道。兩條路走的方面雖然不同，但結果却在亞東會合。至於驛幫的往來，因爲古道較近，多半是捨走大路，記者這時因大路須經過剛都，雖有一遊哲京的願望，但是爲了減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煩起見，所以只好取小道而行，不料以後到了帕里，終於讓我經過了剛都，得以看到了我們過去的驛幫！

過了阿倫千倫，時已正午，由於飢餓的驅使，就在道旁樹林裏休息，叫勤務由鎮內買來麵點，胡亂的解了一餐。食後再前進，路道已由柏油的路面變成了零亂的碎石，坡道亦由上山改爲下山。一路雖仍見茂密的森林，但是從森林的期限來看，還并不算久。我想三十年前，這兒至少是一片荒丘。再下道旁亦漸夾着有些青竹，山谷間且滿佈稻田，多已成熟。據說，當地的耕種，每年至少可收穫兩次，所以土人都很富足。沿山而下，又四英里，抵柏墩。這是入藏的第一條驛卡，因其市鎮較大，所以關卡尤密。抵此以後，由於驛馬主人尚未趕到，乃就鎮外路旁等候，由下午二時起，直等到四點以後，才聞鈴聲鑼地，大批驛幫緩緩而來。記者即於此時隨同着驛幫而行，手持馬鞭，一路邀趕而過。經過柏墩鎮時，見市上極爲整潔，店戶亦多，使人感到在這幽靜的地帶，另有樂趣。

二 嗜試酥油茶

走過柏墩，時已薄暮，即就山腰間的一所小村裏投宿，這裏，似乎專爲騾幫寄宿的所在，雖然這是舊孟雄的地界，但住戶却多半是藏人。房屋的樣子，也完全是藏式，分爲上中下三層，上層一般皆用以堆存糧食，中層住人，下層住人，下層則養牛馬牲畜。中層住人之處，無分內外，寓灶房於寢室，因此黑煙滿屋，靠壁之處，置有方墊數只，凡遇來客，就在這上面坐息，也在這上面睡覺。

這晚，我才感到非常爲難，由於語言的不便，即無人談話，又不能立刻開舖休息。祇有仿照喇嘛的樣子，盤膝而坐，不言不語。就祇好看著動務取出盞來的菜蔬，與騾幫打伙煮飯。不久，送上一大鍋酥油茶來，酥油是用牛奶製成，很有點類似西菜的白脫油，用以熬茶，是藏人唯一的飲料。在飲酥油茶時，各騾幫伙計，便圍坐著一團，因爲每人都很嗜飲，不消片刻，茶即告盡。這時我也嘗試一盃，味道很美，且富有鹹鹽，很有點牛尾湯的滋味。這樣，品飲着，直到黃昏。憑窗閒眺，山巒間的村戶，均已點起星星燈火。俯首山下，在田野工作的村女已經攜手歸來，一路放聲高歌，且行且唱，爲狀至樂！既而天已漸黑，主婦執燈前來，接着飯亦做好，大家即席地而食，飯後各騾幫伙計各皆持着竹筒，內而盛着青稞酒，以一細竹管插入，滾水而飲，據說這叫作飲沖，其實即是青稞酒而已，這樣大家對坐著，閒談了約一小時，結果他們也知道了我是漢人，反而更爲親熱，因此使我在以後的路上，更加得到不少的便利。

翌晨，天還未亮，即行起床整理行裝，等候着騾幫貨物鞍馬，一一收束停當，天才微明，於是各上馬就道。一路沿山而下，仍是樹木參天，雲層萬里。而農產之豐，實令人羨慕不已。唯路上皆係亂石，行走很覺困難，約莫二英里，即抵山下。過一小溪，又向東北再上，由於坡道極陡，騾馬皆喘息不已，每行十步，必須停立一會，待牠喘息平定，始能繼續揮鞭驅其前進。至此途中小道迂迴曲折，盤旋而上，愈行愈高，至半山有村鎮一所，名宗達巴，村內有六七戶，似乎專爲騾幫宿食而設。各騾幫伙計到後，即入內進食。

山此一路而上，途中更是崎嶇難行，由於趕路的關係，到了九時，猶

未進早餐，幸而勤務預先購得大餅，在馬上且走且嚼，算是解決了饑餓。再上山勢愈高，騾馬也就越見得難行。沿途舉首四望，盡是高峯重巒，林木一片，不過在山岩之間亦有稻田。因此當地的居民，倒能够自耕自食。

再上，大路隨着山岩，蜿蜒上升，至十一時過一熱亞一村，已走完了十五英里。這裏有英國建築的台站，又名公館或稱洋站。房屋的建築，雖不甚大，但是極爲講究，紅牆洋瓦的姿態出現在這冷落的地方，說起來真是不易。聽說入藏的路上，每隔十餘英里，就有這樣的公館一所，直到江孜爲止。它的用途，是專門作爲官員的旅行休息的宿站。據我看來，大概都建築不久，恐怕還不過近二十年的設施。這種公館，聽說除了供英國官員自用以外，只是中藏的官員，均可借住；但事先必須領得江孜或是剛都管理處的許可證後，始有受招待的資格。再行二英里到達山頭，遙望那白雪皚皚的喜馬拉雅山主脈，更顯得清晰悅目，正當自己要想欣賞這奇景的時節，馬兒就走到下山的坡道，給山峯阻掉，不能再說，這時在遠處的山側下，有一個某國的書家，搭着帳篷，端坐在帆布凳上，在描繪山景。看他的態度，倒很悠然自得，可是回顧自己的情形，就叫人不堪設想了。由此再循山而下，坡道極爲陡險，只得下馬步行，當我在堆滿亂石的路上舉步時，實在有點困難。何況自己又穿了一雙厚底的長靴，順着道旁的小路，連滑帶走，向前撐持約半小時的長光才到達了山下。看那天然的分水嶺，在這裏形成一條水道，西來的流水，與南來的急流，至此匯合後東流直下，這便是有名的龍里河，過河時水勢湍急。此時正在修建一所鐵索吊橋，形式異常雄偉。可惜在我過河時，橋還沒有完工，依舊要騎着馬涉水而過。

過河後，行數十步，抵龍里曲卡鎮，這是從噶倫堡到亞東間的唯一大鎮，有店戶百餘家，駐有印度巡捕，記者一行走進鎮後，騾幫伙計即卸下貨物，準備着打尖，我也就隨着勤務走進茶舖，略進麵點。好在地方雖小，也有牛奶紅茶。吃完以後，一切都由勤務經手，自己既不用講話，也無須開口，因此，即翻身馬上，單騎揚鞭先行了。走過街心，市上極爲熱鬧，商品的式樣亦極繁多，附近雜居的藏印土人，來此交易的頗爲不少，步出市外，大路循龍里河的山岩而上，約一二里折向東北，地勢稍平，風景亦殊不惡。再數里便又轉入了出道，此刻雖在山中，天氣依然很熱。幸而路旁有稀落的樹林，還可遮蔭。途中亦有有線電報的電桿，不過村舍却很寥落，這時，東來的道上，有一羣人，三三五五的向我迎面而來。他們都

是當地的土人，或是印度的移民，身上背着行李，神情很是安逸。據說此等人物爲了適宜生活起見，每至天熱即遷往藏境；一遇天寒，則又相率歸來。至此看到西藏的羊毛出口很多，那些商賈趕着一批批的騾幫，馱着羊毛運往印度的日有數起。聽說自從海道中斷，外人收購較少，因此形成有價無市的現象。使得藏人經濟方面，受到很大的影響，可是藏境的羊毛產量極爲豐富，愈是價廉，越是要求出路。所以運出量反而更多了，由此再進，仍然是山岩僻道，至下午四時，抵達賽當，總記此日行程，約三十英里。

三 喜馬拉雅山上

賽當是一所一二十戶的村鎮，置在山灣的兩旁，所有的住戶大都專爲騾幫寄宿的伙舖。在那些土人當中也有少數的印人，操着藏語與當地的土人往來，雙方的情感，或許還不惡劣。記者一行到後就在一家藏人的伙舖裏住宿下來，登樓後，室內異常整潔，並供有佛像，及前輩喇嘛，前攝政熱振呼圖克圖的傳片。四圍更是滿貼着中國畫片，如木蘭從軍，大上海市，西湖風景等。並且還懸有蔣總統的畫像，在這種境地之中，能看見這些景物，會使人發生無限的感慨。雖然藏人是不會了解其中的意義，但是他們知道這是甲未在這樣偏僻的地域裏，能夠有這唯一的宣傳品，它的作用至少可以讓這些邊地的同胞，認識一點中國的偉大！

八日的早晨，我們一行仍舊在天未明起牀，六時就道。一路上還是沿山巖曲折而上，至此滿山滿谷間都是森林。由於印度政府保護森林有方，因此森林也就愈長愈盛。這時記者在晨曦中跨馬，穿過林蔭，精神更見振奮。行兩英里，面前的山岩的道上，爲山崩所阻。垮塌的山石橫阻了通行的大道，據說這匹山峯，昨日才崩，當已崩的時候，正有着一批騾幫從此經過，不幸落後的兩匹牲口，就這樣地被壓斃了！

再進，即抵真馬拉雅山下，迎面一峯矗立，名爲「扎來」。登山前，必須渡過一溪，這是因大路被山崩所阻，只得改由小路而行，至扎來峯脚，仍舊盤旋而上，騾馬均極疲困，且行且息，直到與來時的山峯相齊的陡坡間，才見到個叫做帕當基的小鎮。鎮上有店舖十餘家，建築非常簡單，雖然地方很小，但也有警察維持治安。走過了鎮市，仍然繼續登山，一路山坡谷陡，道路益趨，左轉，右曲。每當快要爬山峯嶺的時候，便會突然的又起一登。如是再再，竟有十餘次之多，真有山高疑無路，撐天又

是一嶺之慨，行行復行行終不能到達峯嶺，幸而每上一層，就呈現出一層不同的景象。在欲窮千里，更上一層峯的發動下，到也頗足提高旅人的興趣，一路的景緻時而白霧瀰天，時而又雲開色曉。就在此白雲蒼色變幻之中，有時也出現青葱的樹木，和猴猴的跳躍樹枝噴戲，潑潑行人，亦不覺驚，使人處此景物之中，幾疑此身已非人世。計自山下走起，到達半山的山頭，計三小時之久。但仍未越過半峯，於此，舉目遙望西北，喜馬拉雅山在雲霧中奔馳而來，盤旋急下，恰如降自天間，氣勢無邊壯麗，可惜他的最高峯，埃非勒斯及命城章嘉，仍然不能看到，雖然一樣的也有雪山，然而却終不免使人感遺憾！

這時東北的一隅，仍然爲扎來峯嶺所阻，而不能遠望。由此再上，是一條極窄的羊腸小道。約半里，見一有着兩戶的小村，房屋均係亂石砌成，樣子也很破爛。走過村子，已見扎來的峯頂。矗立在前面的前面，望之似乎已經不遠，但是走過它這座峯嶺，仍然得越過兩座小山才能到達。此際道路更艱，且極險陡，每轉到山灣，即須經過削壁懸崖的邊際，每臨山峯，就得提心吊胆。俯視岩下，祇是雲霧茫茫，使人驚心動魄，稍一不慎，將不免粉身碎骨之虞。當此雲霧圍繞之中，緩緩地踏着嗟峨的山石向前，又歷一小時許，才達到了扎來峯的峯頂。

根據印度出版的西藏地圖所載的高度扎來峯却是海拔一萬四千九百三十英尺，山勢一高，氣候便自然的隨着轉變。這時雖在季夏，但，偶而寒風吹來，已如嚴冬，可是附近的地上却找不到積雪，只有較速的所在和陰暗的地帶，才能微微的看到一點。據說每年五月以前，九月以後才能滿積着銀色的白雪。那些行人經過，將倍感旅途的艱難。

扎來峯的高處，僅有小屋一所，四壁都是用石板砌成，房主人就真經過的騾幫打尖爲生。路的中央，有亂石堆一座，名叫喇嘛堆。上面插着紅旗，行人經過的時候，都得檢石上拋，并且高聲誦讀經咒，他的用意，或者是請求神靈保佑途中的平安吧？

在此眺望真馬拉雅峯，是由西北而來，可惜雲霧重重，依然難覓全景，由此再進，大路分作兩股，一走山背懸岩，一股仍須再翻山頭。山背的岩道較爲平坦，但每逢冰雪載道之時即無法通過。這時由於冰雪的期間還未到來，所以我們還是走山背的道路。行約里許，轉到山後，雖然高峯已少，但是滿野白雪的地方，却比比皆是，又行里許，過了一段窄狹的小道，風土亦隨之而異。多年的枯松傲然的立在道旁，由於半年來的海外生活，使我遽然的看到本國種的松樹，不禁陡生久別重逢之感，可是這兒XXXX，使人又感到無限的遺憾！

再向前行，一路仍是重山疊嶂，除了看到少數的松柏而外，餘皆一無所有。有的話，也只是些短小的樹枝，漫染山間。這兒地勢仍高，據動務說，由此東望，如果是在雲霧消散的時候，可以看到印度的阿散密，無如此日雲海一片，所能見到的，祇是渺渺茫茫，至此沿山而下，又約二英里，到選納塘，僅三時左右，計起全日的路程，祇去二十五英里。

失調與奢侈

樂工

田蕪

（大公報重慶十月卅日發專電）關於收復區失調狀況，蔣主席極為關心，對少數生活奢侈行為不檢之人員尤為憤怒。

在報紙上，我們看到這樣的一條專訊，我們不知道在收復區中是否有這樣的失調狀況和奢侈行為，但是，在我們的小見解，國家是在滿身瘡痍中漸漸的康復起來，我們如何的小心將慮，該如何的謹慎而步步的留神呵！

重慶人和上海人的爭論到現在還不能得到一個平論，但我們也難看到無數無數的宴會，這些，是驟形增加起來的，我們也難看到許多徬徨在歧途的人，許多許多的罷工和失業，這些都是新增加出來的，而另外呢？旅行變成長途，蜀道難其實並不難，而難的却是已築成路，我們有機關車，有派司，但是走不通，國家是生長起來了，但像一個大病初癒的人，失去了調養，失去了保護，由着他自己拖下去，拖下去。

這些，我們也都不管吧，我們向失調狀況是否有呢？奢侈行為是否有呢？這是主要的，另外還有，還有呵，行為失檢……我們要求的是國家真正的成長，真正的復興，在淪陷區中的人，我們做了八年的奴隸，在大後方中，在前線上，我們有着八年血汗的苦鬥，我們要報仇，我們要報仇呵！難道蔣主席的憤怒是多餘的嗎？

我沒有金子，也沒有想做黃金生意，却常常聽到別人說金價上漲而有些寒慄，這原因大半也很單簡，因為金子貴，便吃也貴，住也貴，穿也貴，大家跟着一起貴，祇是人賤了。至於「貴」人，那自然除外。

這兩天翻報常常懷着恐懼的心，偷偷的看一兩眼經濟新聞，有一天看見這麼樣的一句：「……人心激昂，金價步升……」於是我恍然大悟，我彷彿比一般經濟學家還要懂得這物價上漲的原因，物價漲因為人心太激昂了。

勝利消息剛剛傳到淪陷區的時候，物價狂落過一陣，大半是因為淪陷區還在敵人手裏，暫時還激昂不來，不久淪陷區變成了收復區，這八年被壓抑了的情感一旦爆發，自然激昂得很，甚至於激昂得都快所不成了。

這樣看來還是上海的人心最激昂，有人說在上海的貨色已經漲過了頭，為什麼漲過了頭呢？自然還是「激昂」得太厲害了的緣故，也祇好這樣解釋，並且還聽說人見了錢沒有不激昂的，這話是否可靠待考，因為還有些店家把貨色藏起來，假裝裝修店而生意不肯做看樣子並不把錢看眼裏。

近些日來許多人對於物價憤有煩言，好像怪沒有人管，羣情激昂得很，日子越多激昂得越厲害，物價自然也越漲看樣子還是這些「羣」自食其果，不過永遠這樣放任下去，我害怕他激昂得爆炸起來，如果說英金鎊，美金票，法幣，關金，偽鈔……在上海的通貨太多云云，這似乎並與「激昂」無關。不過要是沒有具體解決方法，是否也會一下子「激昂」起來？



洞庭湖之戀

戈衍棟

我雖然生長在濱海的平原裏，可是半生還沒有見過海，多少人用他的筆墨描述過海的偉大，遼闊，淵深。使我讀着油然神往，海是多可愛呀，我常常這樣想着，因之我夢到過海，夢到過沉淪海底，遨遊龍王宮，瑤樓玉宇，金碧輝煌，綉約仙子，粉白黛綠，醒後茫然。這一切夢境，畢竟不是何實，每想追述，她便悠然遠逝了。永遠的拿不穩，捉不住。我不知道「曾經滄海」的人是否也如此呢？

直到今天截止。洞庭湖就是我的腦子裏的海。她賦予我很多的倚思遐想，我不能忘懷於她呀！雖然我是一所見者小，可是一粒沙中倘有大千世界，浩瀚八百里洞庭，比起自身的渺小，已經不成比例了，有一天我投到海裏，我真不知道。我要有什麼感覺。在洞庭湖裏忍受苦難的時日，我看到她。就已經忘却自身的存在了。現在又來到海濱了。我已經很有把握的看到海。在海的面前我該怎樣呢？我只有虔誠的膜拜，更徹底的忘我，不然何對她呢？可是只有一件事是我不能在記憶中抹掉的，那就是——洞庭之戀。

是一九三八年秋天，我臥病在武昌蛇山下的營房裏，患着很嚴重的癩疾，那癩病是開始在七月下旬，到八月初稍好，八月十一那天中午，又力疾在營房裏作內衛兵了。敵機來襲，營中的官兵都疏散到郊外去，只剩下幾個孤衛的衛兵，在看守着空崗的營房。我的大隊長金聲中校，在緊急警報中各處來查崗，有的胆小的衛兵（那時我們才入伍四個月）也逃出去了，我還是拿着一枝漢陽造的老步槍站在我們中隊部的門口，身上並沒有子彈，金中校走到我面前，我持槍立正，他拍拍我的肩膀，點點頭匆匆走去，并用手向我旁邊的散兵坑指一指，意思是要我必要時躲在那裏，可是那個散兵坑的散兵坑，離樓房很近，如果轟下去，樓房炸倒，那倒是一個標準坎坑，判生死的關頭，我不能再老實了，跑進房裏，用腳踢開釘着的床板，頂着三塊便跑出來，這時槍套在右手上，露不進散兵坑去於是將槍卸下，頂着板子，跳下坑，待欲伸手扯槍，炸彈已經颯颯的下來，忙用手

掩耳，耳朵已經炸響了，口內鼻內盡是塵灰，五個炸彈像梅花似的落在我的周圍，樓房倒下，磚瓦在床板上已堆了兩尺厚，飛機去後，戰友們將我自坑內掘出，我倒沒有受一點傷，只是我那枝老步槍已經炸飛了，大隊長中隊長都沒有深究，晚飯時集全隊講話，將我特地介紹給戰友們，隊長並加入我們的桌上（其實沒有桌子）陪我吃飯，我是多末光榮呀！我已經成了能守住崗位的英雄了。所以飯要特別多吃，那知道癩疾初痊的人是不宜過飽的，第二天還強打着精神出操，第三天就又病倒了，一直病到秋天武漢外圍吃緊的時候還沒有好，雙十節過後，我的病更利害了，從武昌搬到漢口去休養，忘記是那一天了，朋友又把我送過江來，放在火車上，這時天氣已經冷了，我還穿着單衣，衰草落葉，滿目淒涼，車輛擁擠，好容易一站站的前進，我不能吃東西，也得不到一杯開水，大概是用一晝夜的時間，才到岳陽，「喝茶吧！喝茶吧！」一陣陣的清脆的聲音在車站欄外響着，我強打精神爬下車來，去向她們買茶，那時我是一個地道的人世間最可憐的轉進途中的病兵，我在祈求着一杯開水，那些賣茶的嫂子，身體是很健康的，個個紅光滿面，多半是穿着黑棉白短褂，也有的頂一頂精緻的斗笠，將整齊的黑短髮壓在帽子下。我買一杯茶吃，心境好了很多故意開個玩笑，我說，「我沒有錢了」她說，「沒錢不要緊，吃杯茶算不了甚麼」。最後我還是付了錢，她也並沒有說不要，汽笛響了，我又趕回車上去，車外的崗田野，欣欣然還有生意，秋在湖南似乎比湖北遲了一些，到長沙住湘雅醫院附設的一個時疫醫院，兩週我恢復了健康，又去長沙休息了一個時期，大火之夜，才搭車衡陽，這時我已經算是在政治部第三廳見習了，派在部幹委員會與工作（當時叫簡報委員會）冬十一月又分派到江西去，第二年春天參加南昌之役後，夏季住在新喻，後來接到部裏的電報，調我到湘西桃源去，我高興極了，我這次回去可以見到洞庭湖了，在北方飄雪時，對郭沫若先生的湘累那個歌子就非常感覺興趣，洞庭湖的流水，九澗山的白雲，都是我多年嚮往的自然景物。盛暑離離，步行十多天

，到連長沙。火後的長沙已經遍體鱗傷，看來使人很痛心，我在長沙的鄉下住了一個星期，便搭船去湘西了，那時正是水漲的時候，三天便到常德，湖溪一條條的小港，好像罩在地上的網絡，有時輪船走在小港裏，柔絲似的垂柳擦着船篷，湖水漾着，輕帆出沒，水鳥起飛，望去水天一色，令人心曠神怡。到常德的當日，即買舟溯流去桃源，這裏已經是沉水了！過河洲，兩岸已經有山，山是碧綠的叢生着草木，與開闢的湖濱相比，又是一番境界，到青山灣登岸，去看商啓予總司令，他那裏有我很多的同學和老師，商先生待人也很客氣，使我有賓至如歸之感，那時我們駐在桃源的旁邊，中央計的丁總司令就駐在桃花源裏，好友時相過從，讀書做事都有興致，桃花漁歌就是陶淵明記中所指，附近山水，確極清幽，民殷物阜，也不亞於江南，我常竊自比擬，洞庭湖濱是適暢的散文，桃源完全是詩境，而寶頭關以上的沅江兩岸是結構雄偉的長篇巨作。後來因為部隊人事的調動，我去六戰幹訓團作一次教官，但是不到半年，部隊又數我仍回戰地辦糧餉，這個工作我從開始在第三團一直的是做它，自己也很感覺興趣，不過我這次回來，不是住桃源了，先駐杜滋，後遷澧縣，這已經是澧水下游了，歷史上所稱澧蘭沅芷，現在已不易找到，因為常去湖濱各埠，洞庭湖的風光，更飽嘗了，兩次澧湖戰役，我都在那裏。

初到杜滋我住在七十三軍軍長彭位仁那裏，彭先生是個極能苦撐硬打的將領，私生活尤刻苦，一年間除了冬天，總是穿着一雙草鞋，與士兵同甘苦，那時法國剛戰敗，我到他那裏，他就問我法國為什麼這樣衰敗呢？並且要我在軍部紀念週上演講，他將一大堆的有關法國戰敗的文章的報紙雜誌交給我，士兵們水準很低，材料又很亂，話從那裏講起呢？第二天我把他歸納了，歸納成法國戰敗的原因有一個人至上，黨派至上，享受第一，安全第一，意志分散，力量分散。每句話都用一兩個故事作解釋，講後又用精神總動員的目標，作一個反證，士兵們因之多數都能理解了法國的戰敗，與我們所以可以苦撐。彭先生也很以為然時常接我去上下古今談，官兵們都混的很熟，湖南人是很富熱情的，所以我們處的很好，後來長沙三次會戰，七十三軍駛援長沙，六戰區却不教我到九戰區去，我只好悠游湘西，先後再住常德桃源等地，心裏非常膩煩，因為良心上不准我在抗戰時悠游歲月，於是奮志到江北游擊區去（是長江中游的江北）游擊總

指揮是我們的鄉前輩何紹南老先生，那位老先生極清廉認真，因之不合精宜，各方多對他批評，使他一切的計劃不能實施，官場中想做好道不是容易事，各部隊都討厭他太愛老百姓，這是多末教人痛心的事呀！正當他要走的時候，彭先生又有電報叫我設法回長沙去，我託故到長沙養病，報紙交別人代辦，就又離江北，重返洞庭湖了。

到長沙彭先生教我當秘書，八行信我既不會寫，應酬的詩詞又作不來，當什麼秘書呢？這真為難了我，另外一位蕭蘭南老先生也是彭先生的秘書，他說：「不要緊，我可以告訴您練習做，您大部分時間可以替軍長到幹訓班上課，會客，整理演講稿，并閱讀書報向軍長提一些簡要的報告。」我就答應下來，並臨時抱佛脚，練習作舊詩，我記得習作的第一首詩「從不首來長沙」，那幾句話是「報國何所主，江湖浪跡遊，荊州獨騎馬，鄂渚憶橫舟，意氣凌霄漢，雄心壯斗牛，烟波江漢遠，漂泊一沙鷗」。平仄經他推敲以後，他還很高興，要我繼續練下去，年餘成詩近百首，但多半是記景抒情的東西，應酬的東西，還是作不來，有些事還得偏勞老先生，我在湖濱各地那些記遊的東西，都先後寄旅行雜誌去補白。那時我生活很優閒，因之感悟也很豐富，駐不門的秋天還用杜老原韻，湊成秋興八首，後來離開湖南，結束客串秘書的工作，再返單純的新開崗位，因為生活的忙碌，詩也寫不成了，但是我沒有一天將湖南忘掉過，洞庭湖那個汪洋的小海，始終在我的腦子裏滾滾着，岳陽，長沙，益陽，桃源，澧縣，那些湖南的城市和鄉村，都清晰的在我記憶中，現在我來到海濱了，我將面對着大海木然了。她或許更為偉大，遼闊，瀟深，然而我忘掉我的小海，小海似乎與我更親切。秋天，洞庭湖澄清的，湖上一片瀟氣，湖濱一片打戰聲，天天是晴天，天天有太陽，是最美麗的季节，我幼年夢中的大海呀，即使我真實的投在海的懷裏，你也應當准許我記憶着小海。十月二十四日於上海

下期預告

慘痛的一頁

陳曼英

砍去了半顆頭顱

嚇，上海嗎

石琪·蕭羣·沈寂

嚇！上海嗎？

你就再也猜不到上海是什麼樣子，你以為上海也像咱們那鬼地方，走

上三五里也碰不到一家人？

人家上海，哼，就打你一進上海起，就讓你看不盡的洋樓，在這地方，你空着那隻手來也不能讓你餓死！

你不用不相信，我們分手時家鄉中不是還鬧着土匪？人家上海就沒有，不過你要留心，在路走的時候要留心，這裏不比我們鄉下，一條大路由你個人走，大馬路是跑汽車的，你？你當然坐不起汽車，就連一滴汽油你也不見得便買得起，你應該擠在行人道上，小心翼翼的走，還不要碰壞了那些賣給洋鬼子的假古董，雖然這些東西在我們家鄉並不值錢，在人家上海還可值大捧大捧的金子！

在這地方就讓你這麼樣的戰戰兢兢提心吊膽的，連睡覺你都不安穩，要是不聽我的話，說不定一大捧金子就被別人搶去了，我是老實人，你要不信你就試試看。你要不聽說不定這捧金子就是你的！

剛聽我說這兩句你就想到上海來？像你這樣的老實我看還是在家鄉住安穩些，上海這處亂這處熱鬧，這麼多的人，這麼多的想頭，這麼多的女人……你都受不了，再說你來也不要緊，你住在什麼地方呢？

住在我這處？笑話，我還在借別人的地方住，客店裏？你要能在客店裏找到房子那真是你的本領，我有一個注意，除非你肯出一點點頂費，一點點，不多不多，什麼？你說你老婆那隻陪嫁來的五錢重的金鑰子？你做夢！

人家上海的金子都是一條一條的，一條就是十兩，送送禮就是二百條，……還一倍？兩倍？三倍？那不稀奇，你就做一千年的夢也夢不到這個，就好比說罷，原來在上海付房錢用偽鈔，現在當然是法幣，從前偽鈔六千

塊，現在要你付法幣六千塊，一塊法幣價值偽鈔兩百元，一漲就是兩百倍，這是客氣，再不然改付法幣之後再漲十倍，這就是兩千倍！你可算得清這筆賬？

我看你這人就有點傻，房子是人家的，別人要你住你能住，不要你住你想住都不行，你以為像在我們那小地方，自己起所房子住，一輩子也用不到付房錢！

人家上海就不是這樣，在上海差不多的房子都是地產公司的，地產公司你懂？那是洋鬼子的玩意兒，洋鬼在咱們中國做的買賣，一家地產公司就有好幾百所，好幾千所，好幾萬所房子，都是洋鬼子的。

提起洋鬼子來人家可厲害，人家在上海有電燈公司，電話公司，電車公司，電梯公司，電椅子公司，電……就不用再說，你多投兩次胎也沒看見過這些東西，人家上海人家點點電燈，家家裝電話，人人坐電車，人人……這些可都是鬼子的，你要點，你要打，你要坐就得把錢給洋鬼子，自然，有錢就行，舒服可真舒服！

這地方舒服可真舒服，就是亂得厲害，話又說回來，不亂得厲害那裏找錢去，就拿你說，你要是肯拿着你老婆出閣時的那套大紅襖，再不然給你們老太爺頂備下的那套壽衣，衝着洋鬼子亂喊一氣：「頂好頂好！」那就行，喊幾回就能大捧的金子賺回來，鬼子傻得要命，可都有錢，亂些不是？在家鄉裏你是大好佬，自然不肯喊，上海人就不管這一套，人家能够拍拍洋鬼子的肩膀，裝得和熱朋友一樣，你就不行！

你就不行你幹什麼都不行，就辦你那老熟樣，一套西裝也沒有，說不定你連一哈囉一都不懂，那如何行，何況你還把那五錢重的金鑰子看得比什麼貴重，在這裏人家就不希罕，頂好的美金，美金一塊可以由一錢直購到兩千，祇消費一雙眼，比變戲法還快，這就如此是聚寶盆，大錢可以生

小錢，小錢可以……要是你不慎這個就只好挨餓了。

所以我就真不愛和你講，你什麼都不懂，一個大錢看得比什麼都重，那如何是辦法，再打一個響方，你抽的那支旱烟袋到這裏來就上不待台盤，人家上海人都吸美國香烟，噫，美國的，一包值十多萬偽鈔，值六七百法幣，值……美金？那還不是半塊美金，你要是有美金那趕自好，你要是有半塊美金，你可以吸一包頂好的美國香烟，可以飽飽的吃一頓飽飯，喝一杯咖啡，然後還能坐三輪車回家，祇要你不到國際飯店或者大馬路那兒去兜圈子。

你要是有一塊美金，你可以把他變成一千多塊法幣，三十萬偽鈔，說不定你一不留神他還能變得更多，這不用多，祇消一個沒來由的謠言，絲毫也沒來由的就行。

這是上海，這是上海，這是上海呀！

祇要你有錢，再不然你懂得怎麼騙騙外國鬼子，那就行，你儘管到上海來，包你有得吃有得住，有好衣服穿，有……

我早就告訴你，在上海什麼都有外國人給你預備好，人家地產公司的大洋樓，自來水廠，自來火，電車，汽車，洋服莊，飯館，旅館，銀行，輪船，百貨公司，工廠，藥房，醫院，學校，什麼什麼都有，中國人除去兩聲頂好之外，就能抱着手享福，外國人就這麼惹！

不過你可先別笑，我比外國人還惹，偶然我有這麼一個點想頭，假如外國人有一天發起了他的惡脾氣大家一漲價，那可糟，糟透了，再不然，外國人就有這種惡脾氣，他們也許嫌偽鈔和法幣的折合太麻煩，那麼就不收偽鈔，完全照舊改收法幣，折合？管他媽！也許再有一天，再有一天用法幣折合美金也太麻煩了，那麼照舊改收美金，這可真要死了，怎麼辦，到底怎麼辦，你說罷！外國人要發起惡脾氣來，我們大家全要糟。

說真的，上海，上海也其虧這些洋鬼子，也真有這麼些鬼子兵，要麼不然那些酒都賣給誰去？那麼些鹹水妹都由誰養活？她們都是可憐的女人呵！現在可好了，她們都關了。

有些事你也許看不慣，鬼子兵有時候喝得爛醉，在大街一溜歪斜的闖過去，也有時候在大街上跳起舞來，看見漂亮的女人就喝采，上海人就看得慣，外國人也真有趣，你看要是中國人，你就幹不出來，中國人有中國

人的大國民風度，外國人有人有外國人的有趣，好白相和惹。

要是我和你說起來，一輩子也說不完，這地方好比是天堂，自然天堂你也沒有見過，不過天堂的份子快活勁兒你也可想得出來？至於那些沒有房子住的人？那些被漲價擠出來的人？那些連飯也吃不上的人？那些一個月連一塊美金也掙不上的人？怪他們自己呀！這地方遍地是黃金，他們太懶，他們不敢揀！

還有有趣的事情哩，商店的老板歡迎封門，因為封門之後可以舒服舒服的休息一氣，並且據說不賣東西可以賺錢呢，奇怪不？可惜門並不太好封，還要罰款五十元哩！所以，所以便祇好修理門面，在門口放上兩根破木頭，其實屋子內還和平常一樣，不過便可以不要東西，使可以休息了。

還有，還有我看見一位先生寫過一篇文章叫做「驚條的上海市」……還有，還有……不說了，說一輩子也說不完！

什麼！你說什麼？上海？上海！那並不是外國，你想像我這樣的人外國也去得起？那就在我們中國，中國也有這樣的好地方！
嘩，上海嗎！

民衆周刊

第二期目錄

一週間
我是「和平軍」
壯烈犧牲的團長
我來自西藏（上）
張善琨通敵罪行
他們被開除了
我在俘虜營
為生活而罷工
中國飛機製造廠
從天而降

第三期目錄

一週間
來自華北
閻軍在平津詳記
我的教書生活
我來自西藏（下）
暹羅大屠殺
四行孤軍從囚禁到自由
「西廬相」未死

動盪中的天津

天津特訊

一 國軍抵津 馬樺

自從日寇降服以後，天津的民衆便在望眼欲穿地等待着光榮勝利的國軍到津，雖然那時候在天津的敵軍還沒有被解除武裝，漢奸們還是掌握着大權，然而勝利的興奮，解放的愉快却迅速的露洩了出來。這是八年的抑鬱，八年的堅忍啊！他們在國民黨天津市黨部及三民主義青年團領導之下，天津的市民組織了一個歡迎國軍大會，並劃定了一條國軍經過的假想路線，一爲由張貴莊機場到津時自十路路起至東車站，過萬國橋沿藍牌電車道至天增里拐旭街，經東馬路到官銀號更東轉走沿河馬路過東浮橋義大馬路，而達司令部。（該司令部即舊義大利領事館）另一假想路線假設或國軍乘火車抵津時則由北車站下車經大經路金鋼橋，大胡同，東馬路旭街，至天增里轉藍牌電車道，萬國橋，轉法大馬路而達司令部，他們每天等待着！等待着！

每一個商店的門窗都佈置得分外光彩，委員長的照像，高高的懸起來了，五彩的牌坊轟起來了大家準備了很久很久，國軍却遲遲未到來！

國軍抵達的時候，他們把這熱情表洩在盟軍身上，我怕國軍抵達的時候他們會疲倦了因爲國人的天性是較嚴肅的，他們也許不會任意的嬉笑，而使人們感到冷淡！

十月十八日的那天無線電發出廣播：請位注意，我國軍第九十四軍先頭部隊已由上海空輸抵達北平，定於今日上午八時由平乘車來津，約正午十二時許可以到達，請各單位，依照市黨部規定之秩序在國軍經過之路線守候，以備歡迎……道興奮像流行症般迅速時震動了天津的農工

商學兵各界人士，大家閃電式地集合起來，大街上只見是隊伍的調動，學生們一隊隊制服非常整齊，各以樂隊前導，未來得及吃飯的便餓着肚皮興高彩烈地去歡迎爲國家爲民族爭取解放的國軍勇士了！

我們在那裏等呵，等呵，國軍還不來，直到四時許電台才繼續報告說：「國軍第九十四軍已改乘三時由北平開的專車來津，預計六時許可到……」於是大家又有了新的希望，有的看着錶只有四點多，索興坐在馬路上等着，有的却忍不住肚子的急需，回家吃飯去！又匆匆的轉來二小時後馬路上又擠得水洩不通了，同時天津廣播電台發動了一個「動態廣播」在一部汽車上以八二〇，八二〇及一二〇干週波向全國各地播送天津歡迎國軍的熱烈情形！

當國軍到達天津車站時，首先下車的是李領該先頭部隊的黎振元團長黎團長下車即與歡迎代表等握手寒暄並驅至電台臨時所設之麥克風前向全市民家作簡短之廣播，略謂：本人此次奉命率部接防天津，承諸位父老兄弟如此熱烈歡迎，誠可敢當，本人現代表本團全體官兵向諸位致謝，嗣後並由歡迎代表領導三呼「萬歲」真是歡風震撼三津，我們看見了天津有史來從未有過的興奮從未有過的熱烈。

全市官兵整隊出站赴兵營的時候黎團長爲表示答謝，天津市民成意，命令全體官兵步行經過市街當隊伍經過每一條路時，民衆的歡呼一哄而起寺更有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們也站在吉普車頂上大聲歡呼。

HO! HO!
在天增里一帶更有美國兵士在那兒燃放

「擲炮」，是中美一家之融和氣象在那一時已充分表現出來；許多民衆因見盟軍燃放擲炮，便不甘落後地買了許多擲炮，空中的碎紙片像下雪地一樣落下來！真是天津近十幾年來未有之盛況！

國軍的隊伍的整齊，配備的精良，士兵體格的雄壯使歡迎的人們驚訝了不少，想不到闊別八年，我們的軍隊會變得那麼好，他們由車站到兵營走了十幾里路，飽受了天津數十萬人的熱烈歡迎！他們走道十幾里路共用了三個多小時！我們在這裏等呵，等呵，終於我們把國軍等來了！

二 關於天津市報復行為之傳聞與紀實

胡 同

日本宣佈投降後，最初天津市民尚屬鎮靜，很能保持一種「大國民」風度，但等日本放下武器以後，道情形就馬上變了，人民在抑塞的空氣下苦悶了多少年，一有機會於是馬上發了瘋的罵不能自制地。

中國人與日本人之間開始有衝突，最初是開玩笑，後來索性鬧大了。

事情發生的原因傳說紛紛至今未有定論，翌日報紙上也大開其「天窗」將解釋原因一段刪去，傳說中最有力的一個是日人對美軍曾有不遜之舉動，而遭受市民與美軍之毆打，一般市民借機發憤軍起效尤，遂造成全市之普遍行動其他有謂美軍被暗殺涉嫌日軍或所謂在日兵營搜得美軍屍體者，如此均甚嚴重，似不可能只毆打一頓便算了事。此外尚有謂出我市民開始行動者。總之打日人者是天津市民，幫同不許日人反抗者是美國軍人，同時日人被毆負傷後統統被美軍以卡車運

走；目的是運往美軍營救治，但結果市民反認為是運去處罰而打得更加有勁起來。

事情的開始是在十月十三日上午九十點鐘之間，地點在舊日租界旭街中原公司門首。該處為舊日租界交通最繁之地，街頭日人往來極多，作者聞信趕至時，馬路民衆皆聚成十數圍圈，每圈中皆有一日人或着軍服，或着西裝，甚至有改御中國長衫者，為衆人拳足交加鼻破臉腫然攝於衆人聲勢無一敢還手者，多半擇隙逃竄；但街頭充滿行人迫逐圍攻無一漏網，美軍士則於路旁作壁上觀，更高挑手指為打人者歡呼助興，警察則呆立街頭以不安之眼光環顧左右根本不敢過問，在人圈以外者不得上手乃向內強擠，每每如橄欖球賽中之情形輾成人堆，移時有美軍兵車至將被毆受傷之日人裝載上車而去，多數韓國人氏皆手扯胸前配帶之韓國徽通示路人，然亦有吃了三拳兩腳以後才來得及掏出證書來表示不是日本人，一位人力車夫臨時充當檢查員在邊道上檢查日本模樣行人之居住證，太過其一官廳一沿旭街向舊法租界而行，毆打日人之舉動已迅速一延各處，一鬚髮皆白之老者亦參加毆打，不意用力過猛將手杖折為兩斷，乃手持殘杖立於路旁狂笑，並言其愛子曾因其於嫌疑為日憲兵酷刑虐殺之痛史，聞者酸鼻，此足代表天津市民毆辱日人心理動機之一斑，舊法租界市前有二日本軍人騎腳踏車經過為民衆包圍痛毆，近處停有美軍用卡車一輛，二人頻指該車口口咕哩咕哩說並向周圍民衆鞠躬陪笑；但苦於官話不通羣衆繼續毆打，直至一美軍向前訊問，方知該二日人乃奉命往美軍營投呈公文者，美軍乃以卡車將其載走然早已鼻破

眼青矣。

旭街中段一日本中年男子正欲逃上電車之際為一美軍兵士提領扭下並令其俯在地上作衆人乘車之墊脚板，俟衆人上畢始命之登車，依作者揣想其上車後恐仍難免挨打之厄運也。

日人商店於八月十五日以後即十九關閉，偶有一二繼續營業者聞得毆打日人之信亦皆慌忙關門，故當日尚無擲毀日商店舖之專發生。

於旭街毆打正兇之際一名日兵被羣衆追趕逃入一日本銀行，追趕者正欲闖入時忽由內走出一日本軍官，當門而立橫眉立目向羣衆大聲叱起來。來勢汹汹的民衆被他這突如其來的一嚇竟自忙住，正自面面相覷之際忽然有人說了一句：「現在我們還怕他嗎？打啊！」大家立刻如夢方醒一擁而上把那位「皇軍」軍官打了個一佛出世二佛涅槃，那個逃跑的日兵却乘機脫去。

毆打事件發生後，天津市警察局立即發出佈告勸阻市民停止騷動，電台亦有市黨部之通告發出，而實際上並不發生效力，原因是津市警察皆為偽警局舊人，以往早已惡名揚溢，民衆不以此等與日軍同等看待已屬萬幸那裏還敢阻止市民，同時即便阻止亦絕難生效，據說有軍官駕汽車經過旭街親自出馬向路旁美軍解釋並阻止羣衆毆打，不料衆人竟大喊打倒漢奸，即欲一擁而上，此某公見勢不佳亦只好奪車而遁，最後警察局無計可施之下乃宣佈臨時戒嚴斷絕交通，始將此一幕鬧劇結束。

毆打日人後，數日之間，天津日僑皆不敢出門，街頭除乘坐美軍用車至各處為美軍作工之日軍外，絕無日人蹤影，日僑皆由樓上窗口以繩索

賣下竹籃向小販購買食物，小販乃多乘機居奇，一個饅頭幣十元之饅頭賣至五十元之鉅，舊法租界中街之日本正金銀行亦立刻遷至舊日租界辦公以縮短日僑至行之路綫，後見風潮平息始又遷回；其人心惶惶之慘可見一斑。

天津毆打日人消息傳佈各處後，北平市亦有類似事件發生，但不似津市之甚。

總觀天津市民毆亂之舉，純為日人自食惡果，毆打雖兇但並無一人因此尋命者，可見津市同胞，手下頗有分寸。此種報復行動故附情有可原，不宜厚非；但不能體會中央意旨，任意而行，終不能不謂有傷大國民寬仁之風，他處同胞當不以爲然而思仿效也。

語錄

天條是「天理」，封條是「國法」，金條是「人情」，是謂「有條不紊」，「有條有理」(心安)

影片換過了，可是燈光仍未換，看客祇覺得目前還是灰黯不清楚。(勁潮)

都會的早晨，第一件碰搗與的事，却是一「倒馬桶」

諸葛亮到底有見識，他口中吟着「四輪車，快如風雲」的確，祇有四輪車才能到通行，才能「快如風雲」，三輪，兩輪，就會「此路不通」。(獨鶴)

別的車此路不通，惟有汽車可以「一路路通」，此理總有些似通非通(獨鶴)。

民衆週刊

第一卷 第五期

版權所有

三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出版
每冊國幣七十元
零售 外埠郵費另加

編輯兼發行者

民衆出版社

社址 南京路永安新廈三樓
通訊 上海郵政信箱三三〇號
電話 九八三四三 九八三四四

總代發行

中國文化書報社

上海南京路永安新大廈三樓

總經理

國際書報社

△每逢星期四出版△

中央宣傳部登記呈請中
上海特別市黨部備案中

★國際書報社

外埠特約經銷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蘇州 | 西寧書局 | 無錫 | 青島書局 | 嘉興 | 大茂書局 | 嘉善 | 世界書局 | 嘉定 | 世界書局 | 鎮江 | 開通書局 | 太倉 | 文明書局 | 揚州 | 世界書局 | 松江 | 世界書局 | 江陰 | 新泰昌書局 | 蕪湖 | 勵學文具社 | 蚌埠 | 商務印書館 | 南京 | 中央書局 | 長安 | 長安圖書文具社 | 界首 | 明天書局 | 漢口 | 漢口圖書文具社 | 濟南 | 東方書局 | 成都 | 東方書局 | 懷遠 | 中國文化服務社 | 南通 | 新民書局 | 南波 | 開明書局 | 泰縣 | 新泰書局 | 徐州 | 大華書局 | 開封 | 精誠書局 | 礮石 | 量文書局 | 天津 | 勵力出版社 | 北平 | 自強書局 |
| 杭州 | 維也納書店 | 常州 | 世界教育用品社 | 嘉興 | 世界書局 | 嘉善 | 世界書局 | 嘉定 | 世界書局 | 鎮江 | 日升山房 | 太倉 | 生生百貨書局 | 揚州 | 陳恆和書林 | 松江 | 陳恆和書林 | 江陰 | 陳恆和書林 | 蕪湖 | 陳恆和書林 | 蚌埠 | 陳恆和書林 | 南京 | 陳恆和書林 | 長安 | 陳恆和書林 | 界首 | 陳恆和書林 | 漢口 | 陳恆和書林 | 濟南 | 陳恆和書林 | 成都 | 陳恆和書林 | 懷遠 | 陳恆和書林 | 南通 | 陳恆和書林 | 南波 | 陳恆和書林 | 泰縣 | 陳恆和書林 | 徐州 | 陳恆和書林 | 開封 | 陳恆和書林 | 礮石 | 陳恆和書林 | 天津 | 陳恆和書林 | 北平 | 陳恆和書林 |